

聖詠集的宗教意識

許淑美

(在台南聖功女中服務)

一、前言

意識是萬物內在生命本身自覺的能力與現象。如以植物為例，就好比花的向陽性。若以人為例，意識是指向心的一切作用而言，是人類對於周遭事物的一種觀察與體悟，包括對有形界宇宙萬物及無形界——神的領悟^①。我認為宗教意識是人生活在大自然界中，對於萬物的成住壞空、生生不息的現象，而洞澈現象內在的真實意義的經驗。對人來說，宗教意識是人類生命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本質相同，但由於各民族性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宗教意識型態與表達敬禮的方式。

聖詠是一部深具宗教意識的作品，作者的喜怒哀樂在神面前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有一種真實、暢快與戚戚焉的感覺。往往一部文學作品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其豐富的內容及其涵意。聖詠也是如此的。我們若以歷史角度去看，聖詠可說是一部史詩。作者在戰爭苦難中，在太平歡樂中，都感受到與他們同行的真理之神雅威的臨在，時時護衛著他們。所以在宗教意識上，神是磐石、堡壘、是一個牧人。另外，從心路歷程的角度，聖詠則是一部發自心

靈的抒情詩集。

本文論寫的重點分三個方向來探討，(1)聖詠作者在面臨痛苦、矛盾與煎熬時，對於神所發出的祈求、依賴；(2)人內心安詳寧和時，發出對神的讚頌、感恩。此外，對於聖詠的隱喻——即本體經驗，也做些許的探究。

二、人內心的呼喊、求助

痛苦，就一般現世觀念來說，人是不喜歡接受的，尤其內心的痛苦。但，痛苦就真如此無意義嗎？或許在痛苦當時，人的眼目是關閉的，看不出痛苦所帶來的啟示。所以人會掙扎、會抗拒，想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然而當人對痛苦感到極端無助時，自然就會轉向一位比人更有能力的神，希望藉著祈求獲得救助。聖詠作者當時因痛苦而產生種種情緒如憤怒、頹喪、失望、暴躁等，以擬人化的筆法來表達，指稱「迫害他的敵人」在他身心內日夜不停的攻擊。如：

上主，迫害我的人，不可勝數！攻擊我的人，成群結隊！（三2）

我的眼睛因憂傷而昏盲，為了仇敵眾多甚感惆悵。（六8）

在（十二9，十七12，廿五19，五十五4、5、6）中均是此種譬喻。此外痛苦的情緒也比喻為凶猛的動物：

惡犬成群地圍困著我，歹徒成夥地環繞著我。（廿二17）

另外一種描述的方式是不用比喻，而是說出內心的真實狀況，如：

我好像傾瀉的水一般，我全身骨骸都已脫散；我的心好像蠟，在我內臟中溶化。（廿二15）

我默不作聲，以免口出惡語，但我的痛楚，更因此而加劇。我

的心在我腔內滾滾沸騰，我愈沈思愈覺得烈火如焚。（卅九3、4）

作者藉三種不同的生動方式來刻畫內心的痛苦，並指出人無法從此痛苦中走出，只好靠著比自己能力更大的力量——神來救助。當人自覺無能為力時，祈求依賴之情自然流露，在聖詠中此類描述相當多，在此僅略舉幾首。在祈求方面：

上主，求你傾聽我的言語，

上主，求你細聽我的悲歎！

我的君王，我的天主，

請聽我祈禱的聲音！

上主，我在向你哀懇。（五23）

我的靈魂萬分痛苦，上主何時才能結束？（六4）

求你減輕我心的苦難，救拔我脫離憂患。（廿五17）

另外（四2，十三4，十七6，五十五3，五十七2，五十九2）都是描寫對於祈求的表達情形。依賴與祈求本是不可分的，因為在面對一位無形無像的天主時，如果內心真的相信祂存在，那麼對於內心所祈求的憑據，只有依賴別無何物了。而整部聖詠集大部分均有依賴上主之情的詩句。如：

天主是我的護盾，給心正的人助陣。（七11）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為我只投靠你。（十六1）

我全心依賴天主，歌頌他的許諾。（五六11）

我的力量，我只有仰望於你，

因為你是天主，是我的堡壘。（五九10）

因為你是我的避難所，是我抗敵的堅固碉堡。（六一4）

上列詩節中，不論是因痛苦、祈求、依賴而對神所表達的思想行為，都是屬於朝拜的典型。「也就是說在宗教意識上，把人的注意力落在朝拜的對象上，信靠投誠之處是天主、上主。祈禱方式是

用語言向所崇拜的對象傾訴。特點是容易把無形無像的主宰形象化、擬人化、偶像化，也能把相對界裡的事物變成絕對的。〔2〕

三、感恩讚頌

感恩與讚頌是隨著祈求、依賴之情而來的。感恩的詩歌是人獲得了上主的救助而發出喜悅的聲響；有些是感受了生活上的順遂、平安是上主所賜予的豐富恩惠。例如：

你賜給我心中的歡躍，遠勝過麥和酒的豐饒。（四8）

上主，你垂允了謙卑者的心願，

堅固他們的心靈，也側耳俯聽。（十17）

你曾使我經歷許多困苦艱難，

現今仍然是你使我生活安全，

並提拔我脫離了地下的深淵。（七一20）

在生活上對上主的感恩，如：

你眷顧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豐收，

天主的河水洋溢，為他們準備五穀。

原來這一切都是由於你安排就緒。

.....

羊群遮蔽了牧場，山谷蓋滿了食糧，一切在歡呼歌唱。（六五10~14）

讚頌也如感恩詩歌一般，是對上主的讚美。在讚美之外又懷有一份對山川大地的壯闊與日月星辰的有序，發自肺腑的讚嘆！聖詠104首就是一首讚美造物主的詩歌：

你奠定大地於基礎之上，你使大地永遠不再動盪；（5）

你使水泉成為溪川，蜿蜒長流於群山間。（10）

供給各種走獸水喝，使野驢也得以解渴。（11）

你使青草和植物生出，餵養牲畜，為給人服務。又使土地產生五穀。(14)

你造有月亮以定節季，太陽自知向西邊沉墜。(19)

上主，你的化工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你的受造物普遍充滿。(24)

你一噓氣，萬物創成，你使地面更新復興。(30)

除了104首外，還有8, 9, 33, 103, 111, 113, 117, 135 1~7, 136 1~9, 145, 150, 均是讚頌作品。

這些從依賴到讚頌的聖詠中，有一問題似乎是身為現代人必須深思的。在全球一片經濟掛帥聲中，本是具有鄉土氣息的台灣也感染了，甚至趕上了這個浪潮，現代人除了玩金錢遊戲之外，是否也曾感覺到人文方面失落了什麼？可否想到對所擁有的周遭事物應懷感恩之心？還是把一切自然界的恩賜均視為理所當然？太陽的照耀是理所當然的！河水的流動是理所當然的！空氣和風的形成也是理所當然的！記得小時候，奶奶曾經對著天空深深地望了一眼，說道：「這一切都是天公伯賜的。」謝天！好熟悉的感覺，好像神就在日常生活中與人共進退一樣，彷彿人就在神的氛圍之中。現代人與人之間，甚至人與神之間似乎少了一種親切的關係，和一份對天的敬仰。這時候是否應該自省「返璞」已是當前社會重要的課題？

四、超越範疇的宗教經驗與表達

聖詠內容的豐富除上述的以外，是否有一些並非僅是字面的意義而已？在德日進神父所著的《神的氛圍》一書中提到，「懂語言是一件事，能深深悟到那語言寧靜而有力指證的；那驚人的世界所涵有的無限富庶，卻又是另一件事。」如果，我們以一種深入靈性的直覺、透視的智慧，去透視事物本身，形象或名號背後的深層意

義，是否我們的心靈世界會有些許的不同？這一段所探求的就是在字裡行間所蘊藏的另一個意識上的境界。

凡認識你名號的人，必仰望你。

上主，尋覓你的人，你必不捨棄。（九11）

在此所謂的「認識」，並不僅指理性上或情感上的知道而言，而是指向一個具有動力的生命本體的體驗。

因此，我心高興，我靈喜歡，

連我的肉軀也無憂安眠。

請將你生命的道路指示給我，

唯有在你面前有圓滿的喜悅，

永遠在你右邊也是我的福樂。（十六9、11）

「生命的道路」我認為是指「無他性」的執著，就是沒有分別、分隔的執著，也就是體驗與萬物宇宙的合一，與其根源的融合，也就是「圓滿」。在詠二十七8中「儀容」指的就是其根源的真象。

不是言，也不是語，是聽不到的言語，

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它們的言語達於地極。（十九4~5）

這詩句，使我感覺到「道」的運行，默默地充塞於天地之間。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之存在非言語文字可予形容，而能說且形容得出的就己不是道體了。它就在天地中展現它的奧妙莫測，廣大無際。

匠人棄而不用之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那是上主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奇莫測。（一一八22~23）

這與老子的第八章中「上善若水，水善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相似。老子指水能滋養萬物，不和萬物相爭，蓄居在大家所厭惡的卑下之處，而有這些特性所以水是近於道了。一般

人對於平常如水，視為理所當然的，卻是道的最佳蘊含之處。所以「道」正如聖詠上說的「在我們眼中神奇莫測」，而匠人眼中的「廢石」，不也正是如此嗎？在聖詠裡描寫人無法用理智、常理去了解道之為何的有（七三16~17，一三九6）。

另外，描寫道體是無分別、無價值觀，即無所謂分辨好壞，沒有相對的存在。詠一一五13說：

他向敬畏上主的人祝福，不拘貴賤都要獲得祝福。

老子的論述則更為奇特，「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說明天地不偏不私，純任自然，不分貴賤，而任憑萬物自然地生長。誠如老天下雨，施惠於好人也惠及於壞人。在這段主題中，我引用老子的話來與聖詠做比照，目的是要藉中國聖賢對道的體證，來點出聖詠裡隱含的本體觀。

五、結論

不論是從平實的人性訴求，或是對隱晦不明的本體的窺視，都可看出聖詠內容的富藏與多元性。有了多元性，就可供眾人之需。例如有些人比較傾向依賴祈求或感恩、讚頌的型態，來表達對神的朝拜。有些人是透過前二種的方式而進入更深的意識中經驗到神的臨在。另外一些人則是以心體證萬物，達到天人合一的圓融境界。總而言之，聖詠內容的豐富可應多元性的人生處境進而滋潤萬靈。

註：

- ① 參考李純娟修女的一篇〈從中國文化意識型態談「聖母敬禮」〉，文見註二所引一書。
- ② 取自《吉光片羽》第一章第27頁的資料。著者：李純娟、伴渡，光啟出版社，民78年5月初版。